

帅哥多情系列

# 柔情古堡

握着你的手  
一同翱翔有晴天  
欢愉 喜悦充满心中

台湾 蔡媛

帅哥多情系列

# 牵情古堡

台湾◎蔡媛 著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6 字

11

责任编辑:迟建林

帅哥多情系列

## 牵情古堡

台湾·蔡 媛著

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太白路)

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 8,000 册

ISBN 7-5604-0928-9/I·186

定价:9.80 元

# 第 一 章

奥地利 维也纳

在尔曼纭的室内设计工作室里，当沙漠匪徒头改名换姓成伊斯。卡达的艾格。范伦铁诺说出了请曼纭去意大利设计装潢古堡的提议，曼纭仰天大笑了三声之后，艾格一张无懈可击的俊脸顿时涨红了一半。

他强保住了男性尊严，处变不惊地反问道：“我是从家族里继承了一座十四世纪的古堡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你干嘛一副被鬼打到的滑稽表情？”

曼纭眨了眨精灵澄亮的双眸，好整以暇外加装模作样地瞅住他三十秒之久，然后语带高等讽地笑道：“哈哈！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啦，现在这种电脑网络加星际大战的世纪，就是火星人跑来地球订购古堡，我也会觉得就跟去超级市场买了一斤恐龙肉一样稀松平常。不过嘛……嘿嘿，你？！”

“我？我怎么了？”

“借问一下呢，你阁下大爷以前在沙漠骑骆驼到处跑，是干中一行来着？”

美女的嘴巴真是厉害，就像是用两片“吉利牌”刮胡刀做成的一样。艾格本来两眼痴痴望着面前的清秀佳人，心中还有一股想一亲芳泽的冲力在蠢蠢欲动，这要是他真的挡不住，一吻下去那还得了？他不就像是把自己送进绞肉机一般？搞不好连舌头都会被曼纭的伶牙俐齿斩成几段还说不定哩！

冲着她话中的酸溜溜和不屑，艾格露出一副很无辜、委屈的可怜模样求饶道：“曼纭，我知道我过去的纪录不良，你就别再揭我的疮疤了好不好？更何况，你应该听我说说我的丰功伟业。为了营救摩纳哥的蓓雅女爵，我是多么地雄壮、威武、英勇、不怕苦、不怕难、不怕死、冲锋陷阵、上刀山、下油……”

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曼纭笑得很假地打断他。

“呃，差不多了，只要再加上聪明机智、所向无敌……”

“臭屁！”

撂下这句话之后，曼纭坐在设计桌前，开始装得很忙的样子。

艾格拉来一把椅子，隔着设计桌在她面前坐下，低声下气地哀求着：“曼纭，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对我采取这种冷漠态度，可是你不觉得你对我的成见太深了？好歹我是你哥

哥的好朋友，再说，不是我在讨人情啦，别忘了我还救得书砚一命。”

说到这一点，曼纭忍不住心软下来。她轻叹了一口气，却刻意不抬起头，避开他的目光。

“好吧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为了避免再踢到铁板，艾格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想请你去我义大利老家，替我重新整修、装潢古堡。我真的拥有一座古堡，虽然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去了，但是我并没有信口雌黄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”

曼纭缓缓地抬起眼，凝看了他一会儿。她以前为什么都不敢好好地端详他呢？就因为他曾有一段复杂的经历背景？是她打从心里讨厌这么一号人物？是鄙夷？是不屑？还是……

还是因为他实在是长得太超级英俊？

沙漠民族具有浓眉大眼的深刻轮廓，而艾格又因为混有义大利白种人血统的关系，更加使得他的外表引人注目。

他那两道鬼斧神工般的浓眉，在前粗后渐细的尾巴上，勾弯出俊美的弧度。他的一双英气逼人、深邃而澄澈的眼眸，蓝色中混合了一丝碧绿。卷长的睫毛在灯光映射下，在眼眶下方投下丝丝阴影。他的目光充满了野性气息，粗犷中有着一抹只属于非洲撒哈拉沙漠的豪放和温柔。

他高挺而充满男性魅力的鹰勾鼻，是一道坚毅、执拗的宣言。细看之下，曼纭发觉在他的鼻尖有一道不甚明显的凹槽，更中显现出鼻影的尖挺。

而在他那令人游视留恋的鼻尖之下，一直到下巴部位的古铜色皮肤上，则散满了似乎永远也刮不干净的胡碴，活脱脱是最标准的义大利男模特儿的性感象徵，令情窦初开的曼纭忍不住有股想伸手去摸摸、搔痒的冲动，或者是帮他刮一刮胡子……呃，她想，她给他刮的胡子也未免“刮”得太多了，他恐怕都已经要脱皮流血。因为曼纭记得哥哥书砚曾经告诉过她，在中文里“刮胡子”的另一个意思就是“修理”，而“修理”的意思嘛，就是除了修理车子、电器和家具之外，还有就是不能让天底下“臭男生”这种骄傲又自以为是的动物太“舒服”的定义就是女生对男生“投怀送抱”。

天哪！中文真是有够复杂又麻烦，幸好她不怕中文会不够用，因为她另外还会说英、义、法、西等四种语言。咦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哥哥不也是“臭男生”那种品种中的一个吗？他怎么会教她这种修理男生的玩意儿？！

唉！瞧瞧哥哥这一号臭男生，人家也找到了梦中情人，此刻正心甘情愿地当跟屁虫，陪着刚刚封号为“芭蕾红鞋舞台”的颜羽荷去巡回表演，而且准备在跳完最后一场“天鹅湖”之后，两人就一起挤手跳进“爱河”，步入结婚礼堂！

发觉自己想得太出神，曼纭赶快把思绪又拉回到现

实。坐在她面前的这一只“雄性动物”她还没研究完哩！真是有够奇怪，他这一张在各类男性服饰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很类似的帅哥俊脸，到底是什么地方特别地吸引住她的目光？！

曼纭赶快又温故知新地从头研究一遍，弧度优美的眉毛、深邃的眼睛、有道浅沟的鹰勾鼻、没有刮干净的胡碴……噢，对了，他的嘴巴！

以曼纭身为设计师的眼光来看，她发现艾格有着一张全世界最“天衣无缝”的性感嘴巴。呃，这句中国成语好像用错了。该怎么形容呢？他的两片唇瓣很丰满？嗯，丰满是用来形容女生的……呃，算了，该说是充满了挑逗。瞧他那紧闭时所弯成的一道贵族气息般的骄傲弧度，当他微张而露出部分白牙时又有着了一股戏谑、调皮、暗示、不逊、霸道……

曼纭忍不住又想起一个她在看电影时常常想到的问题：当一个女生和一个蓄有胡子的男生亲嘴时，女生不会觉得好像有一把毛刷在脸上刷呀刷地……呃，不舒服吗？万一男生又太入戏而真情流露，亲得太如火如荼……

噢，天哪！她怎么会联想到这种画面？！

曼纭浑身不自在地调整一下坐姿，觉得自己的粉颊才真正是“如火如荼”地烧热起来。她急忙转移目光，掩饰内心的激荡，清了清喉咙，强作镇静地说：“你刚才说过，你的

古堡有六十间房间？”

艾格偏着头，假装思索片刻之后回答：“嗯，如果两间客厅和一间宴会厅，还有浴室、厕所、厨房都不算进去的话，我想应该没错。”

“每一间都要重新装潢、设计？”

这种大手笔，可还是曼纭开工作室之后第一次碰到，而且是一俯有几百年历史的欧洲古堡！这种诱惑力和挑战性实在是太大了。

“对呀，每一间。”

“听起来好像要设计很久……”

“我相信你的能力。或者你是在担心我的财力？”

谈钱未免太伤人自尊和感情，更何况人家还救过自己哥哥一命，一过，她也不能表现得太令他“舒服”。于是，她佯装公事公办地说：“是你自己刚才说不打折的，你现在想后悔的话还来得及。”

后悔？！艾格在心中忍不住偷笑起来。他又不是头犍坏掉！他千方百计都不能得到曼纭的三分钟好脸色，能够藉此大好机会把她请到义大利去，他正好可以好好地表现一番，洗刷自己过去的花心和恶名。如果老天爷还有长眼睛的话，他搞不好可以赢得美人芳心。

眼见曼纭已经心动要加上行动，艾格窃喜之余仍然不敢太过于大意，他连忙迭声说：“不打折、不打折！这方面你

大可以放心，我在义大利的银行里有一个家族留给我的银行账户头，里面至少有二十几亿元……”

“义大利里拉？”

如果是里拉的话，一千块里拉才等于一块美金，那又有啥好稀奇的！当然，曼纭并不是个见钱眼开的“俗女”，她自己家族的财产也够多的了，这么问只是因为好奇。

“美金啦！”拜托你不要把我看得跟小狗一样低好不好？”艾格没好气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好，随便你怎么臭屁，反正现在我哥哥不在家，我爸爸也重新接掌尔氏企业，我正好乘机去义大利度个免费假期。到时候要是没有古堡，也没有银行账户头，下一班回维也纳的飞机上一定有我……噢，对了，顺便问一句：食宿全包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艾格再也忍不住的笑了出来。

曼纭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摆出最高的贵的姿态，冷冷地说：“哼！你以为我希罕接你这笔生意啊？告诉你，我现在忙得很，手上有一大堆 CASE，得等我忙完了才能去义大利。如果你不能等的话，请便！”

这是一道“半推半就”的逐客令，而目前艾格有的是时间，如果凯文科斯纳可以等惠妮休斯顿生完小孩再请她去合折“终极保镖”，那艾格又有什么不能等的？更何况他要等的人是秀外慧中、令他惊为天人的尔曼纭。过去的他花名

远播沙漠、恶名昭彰四海，现在重新来过的艾格都已经因为“特别原因”而改名换姓成伊斯·卡达了，若是连曼纭都追不上手的话，那他不是要让人把他的姓氏——范伦铁诺倒过来写？！

※

※

※

出乎艾格意料之外，曼纭并没有让他枯等太久，一个星期后，两人已经搭上从维也纳飞往威尼斯的班机。

在这大约两小时的飞行当中，曼纭心中有着上千道的问题想要问艾格。虽然艾格和书砚已经认识好几年了，但是两人见面次数并不多，更何况是一直避艾格如蛇蝎的曼纭，这是她第一次和艾格肩并肩地坐得这么近，更甭提她对范伦铁诺家庭的了解了。

在闲聊中，曼纭提出了第一个很多人问过艾格的问题——

“你是义大利人，又姓范伦铁诺，你们家庭该不会是那位名服装设计师的亲戚吧？”

艾格微微一笑，半真半假地说：“八百年前也许是，不过姓范伦铁诺的义大利人有名气的可不只他一个。”

“我想也是，譬如阁下你就不是闻名于服装设计界，以前你在沙漠里贩毒、走私、贩卖人口的生意一定做得很大

吧？”曼纭的语气有些讽刺。

艾格口中的鸡尾酒差点喷了出来，有些器笑不得的解释，“我没有在贩毒、走私、贩卖人口呀！”

“喔？那你在沙漠设计米兰服装秀罗？”

面对曼纭的伶牙俐齿，艾格都快要招架不住了。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唉，也难怪你会这样想。当初我在沙乌地阿拉伯率领沙漠联盟军东征西讨时，有时为了争夺盘主权，难免也要做出绑架、杀人的事……”

“啊？！你杀过人？”曼纭大吃一惊，睁大眼看着他。

艾格立刻举起手对天发誓：“坏人！我只有杀过坏人。”

“噢，那你把自己归类为好人罗？”

这个半开玩笑的问题让艾格沉想了一分钟之后，最后他表情严肃地沉声说：“让我这样回答你好了，等你听完我的家庭故事之后，你再决定我是好人还是坏人。”

反正坐在飞机里，除了上厕所之外，她哪里也不能去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虽然曼纭并没有抱着很大希望听到什么惊天动地、鬼神共泣的传奇故事，但是仍然保持忠实听众的态度。“OK！我洗耳恭听就是。”

但当艾格开口说出第一句话之后，曼纭整个心思就被他听引过去了。

艾格尾尾道来，“我妈妈是来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一支沙漠民族的公主，当然，她并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像戴安

娜女妃那一种时髦公主。那是一支名叫贝多那米亚的游牧民族，族内一共只有两万多人，散居在靠近回教圣地麦加城外的一片广阔沙漠上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……”

曼纭忍不住好奇地插嘴问道：“那么，这个沙漠小民族京就居无定所罗？”

“倒也不完全是，在离麦加城外约两百英哩的广阔沙漠上，我外公住在一座用泥沙和岩石所筑成的城堡里。他是世袭的族长，除了统治族内的两万多名族人之外，他还是阿拉伯境内各少数民族中拥有最大一片土地的人。在阿拉伯变成联合公国之后，各个少数民族的族长也变成了有名而无实权；再加上石油的发现，土地变成各方争夺的对象，全是为了暗藏在沙漠底下的石油。”说到这里，艾格的脸上闪过一丝黯然。

“既然你外公拥有一片最大的土地，而地底下又有石油，那他应该会变成最富有的人才对呀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在沙乌地阿拉伯境内，任何人开采出的油田就是属于他的，甚至还不用缴税给国库。”

艾格叹了口气，“话是没错，但是想想看，我外公的这一支民族，几百年来就住在那片土地上，可是以前的人哪像现在这样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说这块地从哪里到哪里是属于你的？在历代政权的更替之中，贝多那米亚民族就逐渐失去了不少领土，再加上政府变成联合公国之后，有五年之

久，我外公统治的地区都处在动荡不安的战乱之中。”停顿片刻，艾格喝了一口鸡尾酒之后又继续说道：“这一场被政府视作‘叛乱’的内战，除了争夺土地所有权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更令人激愤不平的原因，因为贝多那米亚族人崇信的是拜火教，跟公国境内大部分人民信仰回教的情况相较，他们简直是信奉邪教的异种人类，所以在私底下，这其实是一场宗教战争。”

“这太不讲道理了，多数民族欺侮少数民族，而且不只是为了争夺领土而已，甚至还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。联合国是干什么吃的？二十世纪末了还有这种事情发生？”曼纭义愤填膺地说。

艾格倒是显得很镇静地微笑说：“联合国要是什么事都管的话，那天下早就太平了。话说回来，这件事是发生在五十几年前，当时我外公才十九岁。”

“十九岁就当上族长？！那真是可以登上金氏世界纪录了。”

“不仅如此，当时我妈都已经六岁了。”

“啊？！这么加减乘除算一算，那你外公在十三岁时旅游已经结婚了？”曼纭充满惊奇地连连眨眼。

艾格似笑非笑地补充：“更正确地说，他是十二岁就结婚了。沙漠地带比较炎热，人都比较早熟嘛，嘻嘻！”

“拜托你别笑得那么猪哥，好不好？”曼纭啐声骂了一

句。

艾格很无辜地应道：“我是实话实说呀！可惜的是，我外婆在生我妈时，就因为产后感染而过世，而拜火教又是崇尚一夫一妻、从一而终、绝不续弦的。”

曼纭像听到天方夜谭般地叫道：“啊？！真有这种事？这种从一而终的爱情真是太感人了。那你妈妈不就成了唯一的继承人？不过换个角度来看，搞不好你们这支民族应该改信回教才对，因为听说信回教的臭男人是可以娶好几个老婆的。”

没想到艾格竟然若有所思的点头，“嗯，说得也是。你们中国人不是很讲求多子多孙多福气吗？也许我应该去……”

曼纭感到好气又好笑地急急打断他的话。“好了，另罗唆，谁管你要娶几个老婆！请你继续说故事吧！”

唉，想在口头上吃她一点豆腐都不给机会！艾格觉得有些自讨没趣地用手爬梳头发，又接言道：“所以罗，你说得没错，我妈就变成贝多那米亚族的唯一继承人，而且她很有可能成为近两百年来族中的第一位女性族长。不过很不幸的，她……”

“她嫁给了你爸爸？”曼纭又插嘴进来。

“嫁给我爸爸应该说是很幸运才对，怎么可以说是不幸？瞧，跨国合作就生出我这么优良的品种！”艾格洋洋自得

地说着。

不料，曼纭很不给面子地哼道：“我要是生出像你这么臭屁的儿子，早就像鸵鸟一样把你埋在沙漠底下了。”

“埋就埋，干嘛要像鸵鸟一样？”艾格很死相地纳闷问道。”

曼纭比手画脚，咬牙说：“把你的头倒栽呀！”

“噢，好毒喔！失敬、失敬！你到底还要不要听故事？”

“你说呀！我真是感到无限好奇，一个沙漠游牧民族的公主，后来怎么会跑去义大利嫁给你爸爸？请你顺便说明一下，你爸爸又是干哪一行的？骆驼肉进口吗？”

艾格差点呕出来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我的上帝！这么恶心的事亏你也想得出来。骆驼是我们沙漠民族的兄弟哪！不过，你倒是猜对了一半，我爸爸以前是做动物皮草生意的，尤其是以狐皮和貂皮为主，以服饰闻名于世的义大利，貂皮大衣的生意就被我们家族垄断了四十年之久。”

“什么？现在全世界都在推行保护动物运动，你们还在做皮草生意？你没听说过好莱坞明星正在流行一句口号吗？”

“什么口号？”

“我宁愿不穿衣服，也绝不穿皮草！”

艾格听完之后，一双眼睛不自禁地欣赏着曼纭玲珑有致的体态，下巴都快掉焉了，才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如果是你的

话，我倒很想看看……”

“色狼！如果你还这么不正经的话，我马上就……”

曼纭本来想说赏他一记耳光，不料艾格却抢先开口，“跳飞机？噢，千万使不得！OK，我正经一点，继续把故事讲完吧。刚才说到皮草生意，我爸爸就是因为阿拉伯沙漠有一种画伏夜出的‘沙漠之狐’，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银狐，在和沙漠民族接触想进口时，才认识我妈妈的。当年我妈因为自为贝多那米亚族的唯一继承人，在我外公过世之后，就负起防卫领土的重责大任，一直到三十岁了还尚未结婚，而按照族内的传统，她又必须在找到夫君之后才可以登基成为族长，但是领土被人瓜分占据，她哪有心思谈及婚嫁，而已经三十多岁仍然单身的爸爸却对她一见钟情。直到二十八年前的另一场内战，在贝多那米亚族面临灭亡的时候，我爸爸不惜一切跑去沙漠把我妈绑架到义大利去。”

听到这里，曼纭的表情显得有些错缩复杂，她菲夷所思地问：“绑架？噢，原来这个也是有遗传的！不过，这种在动乱战火中萌生的爱情，也实在是太伟大了。”

艾格却陷入了一片迷思之中，满脸阴霾地说：“我可以说是救了我妈一命，因为当时贝多那米亚族已经被众多外族打得溃不成军了，我你在那次不顾生命危险的救援行动中，被漫天乱飞的子弹打断了一根小指头。因为这样，我妈爱了我爸一辈子，也恨了他一辈子，因为她本来想跟族人